

反省沈清松的「外推」概念

雷敦蘇

外推

沈清松教授是當代華人天主教哲學界的先鋒，深入了解中國哲學以及西方哲學，學文廣博，人格謙虛，華人哲學家的模範，因此他的中西關係理論值得特別受重視。最近幾年沈教授努力推行一個新的詞，來說明中西思想交通的意義。本次期刊的題目是「利瑪竇與福傳」，所以我想分析沈教授的新詞「外推」的英文翻譯¹。中文的「外推」來自孟子，也不難理解，比較有議論是他的英文翻譯。沈教授用 *strangification* 來翻譯「外推」，認為基督宗教必須進行 *strangification* 才能進入中國文化中。

本土化

《神思》第 47 期有吳智勳神父寫的一篇文章：「神學本土化的原則」裡面討論各種詞如 *adaptation* 適應、*transplantation* 移入、*acculturation* 涵化、*enculturation* 文化濡染、*inculturation* 本土化、*indigenization* 本色化，以及 *contextualization* 處境化²。從文章的題目可以看吳神父認為「本土化或本地化」是最恰當的詞，能說明基督宗教進入中國文化的狀況。「本土化」概念形容外來宗教如何配合當地文化，因此了解本地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。不過「本土化」不告訴我們任何與原來文化及新文化之間的關係。原來的宗教好像只要穿上新的衣裳就夠了。此概念給我們的感覺是，那原來的宗教

¹ 可參考 Vincent Shen, "On the Nestorian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 Monotheism into China (635-845): A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its Strategies of Strangification," *Fu Je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Studies*, 1.1 (N. Summer 2007), pp. 15-41.

² 吳智勳，「神學本土化的原則」，《神思》47 (2000年11月)，1-21頁。

至少他的核心不需要特定的文化，因此基督宗教傳到不同文化就可以穿不同衣服，像人在冬天穿冬天的衣服，在夏天穿夏天的衣服一樣。也許基督宗教穿了西裝已經一千年以上，但是這不妨礙它今日穿華衣或和服等。

我沒有聽沈教授討論本土化的概念，但是從他的基本哲學思考模式，我可以猜他對上面本土化概念大概會有不滿意的感受。在他的哲學中，人是肉體、靈魂一體，身體是我，我是身體，因此形成我身體的事情就是形成我自己。假如我們將這種哲學用在宗教方面，我們就很難分核心與外衣，因為外衣就是核心，核心就是外衣，即內外一體。因此，沈教授需要另外一個詞說明基督宗教如何進入不同文化。而且他又想從原來宗教的角度討論這個過程，想強調進入另外一個文化對那原來宗教的影響，不那麼強調對方如何接受那宗教，因此他從《孟子》找到「外推」概念。

外推

其實我不知道沈教授是否先從孟子找到「外推」概念，或先從德文的 *Verfremdung* 找到此概念³。在解釋的時候他則說英文的 *strangification* 是他從德文 *Verfremdung* 做的翻譯，但是在口頭解釋時他說，中國人很容易懂因為他們熟悉孟子的用法。我猜他在德文文章看到 *Verfremdung*，然後想把它翻譯英文，但是由於他的中國哲學背景，他自己同時以中文的「外推」理解此新詞。假如他純粹從中文「外推」去思考，他大概不會想到英文的 *strangification*，但是假如他缺乏中國對「外推」的理解，他不會那麼容易懂此新詞。因此，此新詞所涉及到的是今日不同文化的接觸，而孟子使用「外

3 見 Shen, "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 Monotheism," note 6: 「strangification 首先由維也納大學 Fritz Wallner 提出，為解釋學科間的研究。」

推」概念是提供具體的例子幫助我們了解。

德文的 *Verfremdung* 來自動詞 *verfremden*。看起來在德文這個字也是新詞。一般哲學所用的是 *Entfremdung* 來自動詞 *entfremden*。本字出現在黑格爾的哲學當中，平常英文翻譯 *alienation* 從動詞 *alienate*。本字是拉丁文，而原文是希臘的 *allotriōsis*⁴，中文的翻譯有「疏離、異化、脫離」等⁴。在今日英文中 *alienation* 有負面的意思，如中文的「疏離」一樣，因此我可以理解為何沈清松不想用此字。為了避免 *Entfremdung* 與黑格爾哲學的負面意義，維也納大學的一位教授創造 *verfremden* 來討論跨學科，形容從一個學科應該想辦法與另外一個學科溝通。

德文用 *ver* 當動詞的前部是非常普遍的現象，因此 *verfremden* 看起來非常恰當的一個詞，譬如 *einigen* 是「統一」，*ver-einigen* 是「聯合」、*gleich* 是「比較」、*vergleichen* 也是「比較」的意思。前面的 *ver* 只是把來自形容詞 *gleich, eins* 的動詞更強調它的本意。因此，在 *verfremden* 這個詞，核心是原來的形容詞 *fremd* 即「外來的」，或英文「*strange*」。

很可惜，英文無法在 *strange* 前加什麼是 *strange* 變成動詞，我們要把形容詞變成動詞我們只能在後面加一個 *isation* 或 *ation* 或者用 *factative* 動詞的方式，加一個 *ification*。在本文章的範圍內我們都會發現這些創字的作法，譬如「福傳」來自英文的 *evangelisation* 即希臘 *evangelios*「福音」加一個 *ation*。「本土化」來自英文的 *inculturation* 即在拉丁文 *cultura* 加上 *-tion*。值得注意的是中文的兩種翻譯方式：「傳福音」可簡說「福傳」，及「本土化」即在字後加一個「化」，在現代中文有各種這樣的詞：現代化、工業化等。上面

4 哲學大辭書編審委員會，《哲學字典》，新莊市：輔仁大學出版社，1990年。

對 Entfremdung 的翻譯我們發現譯者使用這兩種方式。「疏離」比較像「福傳」而「異化」比較像「本土化」，因此如果我們直接從德文 *verfremden/Verfremdung* 想到中文的翻譯我們應該寫「外化」或用原來的「疏離」。

除了使用 -ation 之外，英文也可以用 factative 動詞，如形容詞 *simple*「簡單」加了 -fication 成 *simplification*「簡單化」或「簡化」，中文仍用「化」來形成這種詞。看起來 fication 與 ation 是差不多一樣，但是實際上前者來自拉丁文 *facere*「做」，因此在英文我們自然而然將這些 fication 的詞翻成比較符合英文德語系統的文法如 *make simple* 或 *make strange*。也許中國人不會有這個感覺，因為在中文這些詞全部可以加一個「化」就夠了，但是在英文不然。譬如，我們可以說 *simplify* 或 *make simple* 但是我們不能說 **modernify* 或 **make modern*。本人不是語言學家，因此不知道為什麼有此差別，只是感覺到 *simplify* 重點在 *make* 的動詞上面，在我們要「做」的行為，在 *modernise* 則重點在形容詞 *modern* 本身，不強調人的角色。

這樣我們來到 *strangification* 即 *strangify* 的排名詞，按照 *simplify* 的例子我們自然念為 *make strange*，但是問題是 *make strange* 已經是英文的詞，不是新造的。小的時候我很喜歡一個聖歌《*My Song is Love Unknown* 我的歌是未知的愛》⁵，其中有一行說：「*but men made strange and none the longed-for Christ would know.*」即「可是，人『做怪』而沒有一個認識盼望的基督。」這句很明顯來自若望福音的前序：「祂來到他自己的人，但是他們不認識祂……」。人人把基督當作不屬於他們的一個人，因此把祂釘在十字架上。在這句話 *made strange* 就是「排斥、排外」的意思。

⁵ 這首聖歌來自十七世紀的英國，作者是 Samuel Crossman (1623-83)。

因此，我們先從一個講英語的人的角度來看 strangification 的意思。我們一聽到 strange 也許會想到 stranger 外來或外國人，但是更可能想到「奇怪、不正常、不符合我們範圍內的規矩」，因此聽到 strangification 我們會想到「異化、排外、不能接受」等概念。但是這些都不是沈清松 strangification 的意思。也許他應該創造一個 ation 的詞如 modernisation 即 strangisation/strangise。至少這樣他可以避免與已存在的 make strange 有衝突，不過由於 strange 在英文有負面的意思，如上所提的「奇怪」等，我自己認為 strangise 仍然有問題。因此，讓我們回到沈教授的文章盡量了解他原來想表達的意思。

沈清松的意思

本人有機會看到沈教授的文章，甚至與他談話討論 strangification 這個詞，因此我先說明他用此字要表達什麼意思。他提供的例子來自文化溝通，如同佛教從印度進入中國，或利瑪竇把天主教帶到中國。這種行為不能說是個「帶來」而已，甚至用「本土化」也不夠。「帶來」給的感覺是東西本來完整的，只是從一個地方搬到另外一個地方，不影響到那東西的內容。「本土化」也是太外在的事情，而沈教授要強調此行為會改變原來的東西。吳神父談本土化時，其實已經包含這概念，他說：「甚至反過來豐富了普世教會的神學」。但是，「本土化」這個詞本身不強調這個「豐富普世教會」的因素，因此沈教授要創造新字說明這點。他說，一個宗教可以變成「多元的他者」，如佛教可以進入中國、日本或西藏形成不同的「他者」，同時豐富「佛教」的內涵。基督宗教也是一樣，要進入中國、印度、非洲、歐洲等文化中，使得人類對基督的了解更豐富。

沈教授也認為他的概念能包含另外一個倫理的幅度，即「他者」的幅度。倫理不盡限於你我之間的關係，因為這樣我們可能形成一個排外的「我們」，因此倫理要求我們亦包含他者的角度，而且這個

「他」應該是無限的「很多」他者，才能避免形成封閉的「我們」小圈。但是這個與他人溝通，不盡是一個無限的交通，反而是一個接受他者豐富自己的過程。這種往外的行動也不期待任何回報，因此是一個慷慨的精神，超越那個互相交換的倫理規則。從基督宗教來說，此種行為是像基督成人的事實一樣，祂離開天堂完全進入世界而且願意與每一人溝通，甚至人拒絕祂，祂反而不拒絕他們。

在形容佛教進入中國以及唐代敘利亞基督徒如何在中國傳教，沈教授提三層 *strangification*：語言方面、行為方面以及本體論方面。用在利瑪竇的傳教工作我們很容易理解這三層：語言：把拉丁文 *Deus* 翻譯「天主」、行為：穿明代知識分子的衣服、本體論：把孔子的「天」與基督的「神」聯合。因此從內容來說這個詞不難懂。

看到沈教授英文稿的中國人把 *strangification* 翻譯「陌生化」。這種翻譯很有趣。有趣的在於選「陌生」而不選「奇怪」，很清楚譯者知道「*strange*」指的是「陌生人」，而這種理解只能從上下文才知道。不過，沈老師跟我談話時，也認為我們外國人看到「*strange*」一定會想到「*stranger*」。其實，無論看英文的 *strangification* 或法文的 *étrangification*，我首先會想到 *strange*「奇怪」，不會想到「*stranger*」陌生人。假如，他寫 *strangerification* 或 *étrangerification* 我才會想到「陌生人」。因此，從此中文的「陌生化」我們是否能改原來的英文為 *strangerification* 至少能避免一層的困難。

沈教授自己所用的中文是「外推」，而且他說明這個詞來自孟子，因此讓我們先回到這些文獻，研究「外推」在早期儒家經典的意義，同時理解過去譯者如何翻譯這概念。

孟子與齊宣王談如何當國王，如何恩待人民，孟子告訴國王

說：你能關心動物，不願意殺死可憐的動物，那麼你要把這種心態擴大到人民，這樣你能變成全世界人民的國王：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無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爲而已矣。」（梁惠王上）。這裡中文只用一個「推」字。在前面幾行同一個概念用「及」字來說明：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」。重點在於「擴展」、「擴大」、「發展」等概念。儒家思想從家庭開始把美德擴大到附近的人，到國家甚至到四海之內，但是出發點是人的心，這就是沈教授思想的背景。不過他不僅要翻譯孟子的思想，而且在「外推」這個詞當中他特別重視「外」的部份，強調宗教從一個熟悉的文化中發展到另外一個文化圈，因此他不要只用「擴大、擴展」這些詞。

除了這個中國文化的背景，沈教授也有天主教的背景，而在基督宗教當中，最典範的 *strangification* 就是聖言成人的事情。天主自己變成人與每個人溝通。教會入不同文化就是反映這聖言成人的奧蹟。

在英文我們有不同方式新成新字。當然最好的辦法是從古英文的根創造新的詞，如 *work* 與 *man* 合併爲 *workman* 工人。另外我們就直接借用外文字如閩南話「茶」*tea*。第三種方式是用拉丁或希臘文創造新字，如 *Genocide* 滅種罪 (*Genos + cidere*)⁶。沈教授希望找到新的哲學字。他不能直接用中文「外推」的拼音 *wai tui* 因爲沒有人能看得懂。他想用第一個方法，雖然 *strange* 或 *stranger* 不是德文詞，「*fiction*」也不是，但是這兩種詞 (*strange-fiction*) 已在英文很久，問題是他們本意的成分太濃，使讀者不可能不誤會。以下

6 「*Genocide*」是 Raphael Lemkin 於 1944 年創造的字，參考 Lemkin, *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*, Washington DC: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, 1944, pp. 79-95 ch. 9 *Genocide*.

我談如何使用第三種方式創造新詞翻譯「外推」。

其他可能性

英文選希臘或拉丁文創新詞是非常普遍的現象，與德文不同。在德文可以改變前頭「ver」變成「ent」，「verfremden」變成「entfremden」，但是英文寧願從其他詞根造新詞。譬如，「讓清楚」可以按照需要用 clarify, illuminate 或 phosphorescence 來表達。「Clarify」是主動態動詞，是非常普遍的動詞，等於中文的「說明白」；「illuminate」是更靠近拉丁文，因此有比較專業的用處，而且很少以第一人稱所用；「phosphorescence」是名詞，用於形容某些生物或化學的東西，會發光，是純粹的希臘詞。這些詞證明，英文造詞常使用拉丁、希臘詞來補充原來德文系統的古英文詞。

本人曾經建議沈教授純粹用希臘文，寫 heteropoesis 或 polyheteropoesis⁷。前者是「當做其他」，後者為「當做各種其他」。雖然這個字有點長但是在英法等語言不難念，而且我們的語言已經有其他有 hetero 以及 poesis 的字根，所以很容易懂⁸。當然在沈教授的文化哲學中他有專門意思，而我們仍必須了解他談的文化歷史才能懂，但是至少 heteropoesis 或 polyheteropoesis 沒有任何負面的意思。

讓我們首先看動詞 poiein 的用法。聖保祿說：「為了我們的緣故，天主將無罪者當做罪，使得在他內我們可以成為天主的善恩。」
 του μη γινόντα ἁμαρτιαν ὑπερ ἡμῶν ἁμαρτιαν ἐποίησεν ἵνα ἡμεῖς γενώμεθα δικαιοσύνη θεου ἐν αὐτῷ (格後 5: 21)。在這段話，我們要

7 Ryden, E., "Editorial," *Fu Je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Studies*, 1.1 (N. Summer 2007), iv-vi at iv.

8 Heterogeneity 異質(hetero+genesis 變成其他), heteronomy 他律 (hetero+nomos 其他法律); poiein 也給我們 poetry 詩。

注意到第一個動詞「當做罪」，希臘文的「當做」是「poiein」，中文哲學辭典翻譯「行動」，也是拉丁文 *facere* 即 *strangification* 的「fication」。其實，*poiein* 的用法很多，因此本動詞有點像水一樣，可以適應各種的狀況。

在英文裡頭「*strangification*」幾乎只限於名詞，假如我們要把它變成動詞，我們會用比較普通的英文詞，如「*making oneself others* 或 *making oneself multiple others*」，即必須用 *poiein* 的翻譯字 *make*。當然這個「*making*」可以更進一步用「*act of going outside oneself*」來說明⁹。那麼，沈教授的 *strangification* 總是名詞，不是動詞，所以非常符合他用辭的習慣。

雖然建議用 *heteropoesis* 但是我相信也許有人批評此選擇，因為沈教授的 *others* 指的是「其他人」，而「*hetero*」可能指的是「另外一種」，如「*heterodoxy*」是「另外一種道理」、「邪教」，「*heteronomy*」是「另外一種法律」等。不過中文「內外」有類似的感覺：「外」就是與「內」不一樣，因此「外推」與「內在」是相反的概念，而在中文的「外推」裡，「外」是從出發點所說的，並不是討論到「他人」。甚至在沈教授的英文用法，我們看「*others*」的角色是從我的角度來說的：一個宗教要「*go outside of oneself*」「*go outside of one's familiarity to strangeness*」，雖然還加上「*to others, to the strangers*」但是「*strangeness*」與「*outside*」都不提「他人」的身分。因此，新英文字也可以像「外推」一樣，不用特別說明「其他人」。在「*to strangeness*」這個說法，根本不提「其他人」，所以我不覺得新字必須使用希臘文「其他人」的單詞。

另外一個批評可能注意到我所用的「*poiein*」與中文「推」以

⁹ 如 *poetry* 的動詞是 *make/write poetry*。

及英文「go out」不同動詞。沈教授也用「open ourselves」、「facing others」。希臘的「poesis」是「做」、「作」、「創造」的意思，與「推」、「出去」、「開放」、「面向」很不一樣，但是要找到一個字能包含這些各種意思真不容易。「poesis」的好處是他比較普通、沒有那麼特定的意思，因此可以適應各種意思，而且把重點擺在我們自己的行為。沈教授的「strangification」同樣強調主題的行為，本人應該做什麼為適應環境或其他人，因此與「poesis」沒有衝突。

因此，我建議使用 polyheteropoesis 來說明教會如何進入不同文化。假如我們只想到一個文化，如利瑪竇在北京，我們可以只說 heteropoesis，如果想到全世界各地才說 polyheteropoesis。至少這個詞不會使聽眾有反感，而且一個希臘詞非常適合說明哲學的概念，希望沈教授能接受敵人的小意見。

小結

本篇文章有點枯燥，但是所談的概念非常重要。本人贊成沈教授的想法，而且認為是很重要，因此希望能提供更美好的英文詞給他，使他人能更容易理解他的意思。